

一九三〇年諾貝爾文學獎金作家

劉易士傑作

大 街

白華譯

下 卷


Main Street

by Sinclair Lewis

社會長
篇小說
大街

美國 Sinclair Lewis 著
白 華 譯

第二十章

一

嬰孩要出世了。每天早晨她覺得惡心，身上發冷。她確實認定從今以後要失掉青春的嫵媚；一到黃昏時分，心裏突突地亂跳。她並沒有高興，只是懶洋洋的，而且易於發怒。每天難過的時候，真覺得不好消受。她行動異常的不自在，她一向身體是非常靈便的，這時却要使用着手杖，並且受街上人們背後的議論，終於引起她的憤怒。她走到一處，總有人注意她，年長的婦人在和她談話當中暗示，「親愛的，現在你也快做母親了，把一切的理想拋開，以後安心地度日子吧。」她覺得模模糊糊地加入主婦的一隊，拿嬰孩做了抵押品，決不能再逃脫了；她

只能坐在搖椅裏，呷着咖啡，談論嬰兒的繃布。

「我能够忍受和他們抵抗，那個我並不退縮。但是這一件事，自然而然的發生，我真不能忍受——可是我又必得忍受！」

她一會兒埋怨自己，不懂得她們的好意，一會兒又怨她們嘮嘮叨叨的勸告！她們暗示，她怎樣不應當過分勞動，她們根據長久的閱歷和謬見，訴說嬰兒衛生的常識，或者按照迷信的舊觀念，講培養嬰兒的先天，應該吃些什麼，看些什麼，閱讀什麼書本，總而言之，談話當中離不了關於嬰兒的字面。潘老太教給她防止小兒夭折的秘方。白寡婦道，「咳，今天怎樣？俗語說得好，有了喜，要比聖母還出落得標緻，真正一些不錯哇。來，好妮子，你告訴我——」她向甘莉耳邊親昵地搗鬼說，「你覺得那小乖乖在裏邊作怪嗎？啗懷喜兒的時候，曾經有過這種經驗，現在他已經這般大了——」

「白嬌，我的相貌難看極了。皮膚這般粗糙，頭髮脫落了不少，一個人倒像

一只大瓠，這種醜模樣兒！我不信他是愛情的結晶，我想他的相貌大概要像我們，我不相信平常做母親的那一種熱忱，這整個兒是討厭的生理作用。」

最後，嬰兒呱呱的落地了，她並不算難產；那小子生得挺直的背脊，兩隻小腿也很有力。生下的第一天，她心裏很有些恨他，因為臨盆時候的陣子，痛得比什麼也難受，並且給了她許多驚恐；她又厭惡那毛孩子的醜樣，但是後來她厭惡的心却變成十二分的寵愛。她愛他的一雙小手，生得這般完美，她和耿尼柯同聲很起勁的讚揚着；她因為嬰兒處處要她調護，所以她分外留心，她爲他所做的每一件沒有詩意，和惱人的事件，都認爲足以增加她的熱情。

因爲紀念他爸爸的緣故，所以小孩就定名做黑兒。

黑兒漸漸長成一個瘦長而健康的孩子，腦袋很大，胎髮又細又長，帶着淺棕色。他似乎很有心眼，很知道謹慎——活脫是耿尼柯第二。

在兩年當中，沒有旁的事件發生，她並沒有讓年長女人們的預言說中，她仍

舊是替世界上的事耽憂，自己雖然有了孩子，也並不冷淡人家的孩子。她並沒有專爲自己孩子着想的陋習，這是她痛惡的。但是她却願意犧牲自己。

黑兒成功她生存的原因，未來的期待，和溺愛的鵲的——也是她消遣的玩意兒，她誇張地講，「我曾經想，我一定是個擺虛幌子的母親，却沒想到能和白嬌一般的自然。」

在這兩年當中，甘莉已經成功這市鎮的一份子；和麥大夫的太太一般，是一個年青的母親。她的一些理想，似乎掩藏起來了；她不想逃走；她全副的精神貫注在黑兒身上。她摸着黑兒的耳垂，她高興地講，「我好像一個老婆子了，我的皮膚和黑比較起來，比沙紙還粗，我倒很高興！他是個十分健全的孩子。他將要享受一切。將來他決不會老守着這歌佛原……我不能決定那一個大學頂好——哈佛，耶路，或是牛津？」

包圍她的人又多了一位史邁爾先生和太太——耿尼柯稱呼他們做惠舅和貝舅母。

大街的土著，對於「親戚」這字面的詮釋就是：「你可以不待邀請，住到他家裏去，而且可以隨你的便，樂意住幾時，就是幾時。」譬如我們說林克斯到東部去，一向住在蠟市，那意義並非指紐英倫只有這一個好處在，不過因為那裏有他的親戚住着。這許多年來，他並不時常有信給他們，也不是因為他們想和他見面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一個人在波士頓有一位遠房的叔伯兄弟，又何犯着住旅館呢？史家把北達柯大州製乳場賣去以後，史先生便去拉奎繆瞧他的姊妹，耿尼柯的母親，以後就到歌佛原來瞧外甥。他們沒有事先通知，便貿然的來了。這時候甘莉還沒有分娩。他們倚老賣老的，以為外甥和甥媳的歡迎，是不生問題的，他們才住下來，立時就嫌房子的窗戶朝北。

惠舅和貝舅母假定用長輩的資格，可以有嘲笑甥媳的特權，並且用基督徒的

資格。可以糾正甘莉的錯誤觀念。他們對於食品，婢女，甚至至於刮風，下雨，以及甘莉帶身子穿的衣服，沒有一件中他們的意。他們很壯健和耐勞；時常整時整刻的探問甘莉，她爸爸生前有多少進項？她的宗教觀念怎樣？或者她上街爲什麼不套上橡皮鞋？他們有閒談的豐富天才，並且引得耿尼柯也抱着同樣的傾向。

譬如甘莉偶然大意地講，稍爲有些頭痛，史家夫婦便立時盤問起來。每隔五分鐘，在每次她就坐，起立，或是和婢女講話的時候，他們便問道，「頭痛好些嗎？那裏覺得疼痛？爲什麼不備一些頭痛藥水？今天是不是走累？敷上頭痛藥水了嗎？爲什麼不備一些？現在好一些嗎？覺得怎樣？眼睛也在痛嗎？尋常幾點鐘睡覺？有現在這般晚？啊！現在究竟怎樣？」

在她的當面，惠舅向耿尼柯問道，「甘莉常頭痛？嚇！最好不要時常出去打牌，時刻的自己留留心！」

他們當一樁正經似的嘮叨着，批評了再要問，問了再要批評，她沒奈何，只

好嘆道，「爲上帝的原故，您老不要再問下去吧！我的頭已經好咧！」

貝舅母要寄一份公言報給她在阿爾伯達的姊妹，她聽見史家二老和耿尼柯空口討論着，應該貼二分或是四分郵票。甘莉想，這拿到藥房裏一秤就知道了，但是她說這話，他們把她看做一個夢想家，自認是合乎實際的人。他們想憑空判定應該貼幾分郵票。此外他們思想的時候，常要高聲地囔出來，這是他們解決一切問題的不二法門。

二老不相信家庭當中應該守靜默，也不顧人家書信的秘密，甘莉有時把姊姊給她的信，偶爾忘在桌上，等到她回來的時候，她猛出不意的聽見惠舅講，「我看見你姊姊的信裏說，姊丈很過得去。你應該時常去瞧瞧她。我問維爾，他說你並不常去。啊！你應該常去瞧瞧她啊！」

7.
倘然甘莉在寫信給窗友，或是計劃菜單的時候，貝舅母時常闖進來，囁囁的講，「我不來打攪，你仍舊幹你的，不要停，我只站一會兒。今天午餐我沒吃洋

葱，你或許要想到是我嫌燒得不好，其實我並不是爲的這個。凡是你的一切，全很精緻，不過我想沃林娜有些時候的確太忽略，她不知道感激你給她偌大的工資，她很狡猾，凡是瑞典人都是這樣，我不明白，你爲什麼雇一個瑞典人——但是我不吃洋蔥，並不是因爲烹調的不得法，不過是——我平常不大喜歡它，這是很奇特的，自從我害過一次胆汁病以後，我對於洋蔥，不論是生的或是煎過的，總不大想碰。但是惠舅却喜歡拿生蔥拌糖醋吃。」

天下難得的是純粹的真愛。

甘莉發現比較憎嫌更難受的，就是勉强的去裝愛。

她心裏以爲在史舅夫婦面前，維持着一種落落大方的態度；但是他們似乎已經窺透她的心事，他們逗引着她。他們好像去動物園游覽的觀衆，指手畫腳的逗引猴子，拿它的憤怒，算做嬉笑的資料。

惠舅咧着嘴，臉上堆着鄉下人慣常的微笑，暗示道，「甘莉，聽見說，你想

把歌佛原的建築全部拆除，再重新建設起來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我不明白現在的人那裏來這許多新奇的理想。現在達柯大有許多鄉下人都染着這種習氣了。譬如拿辦合作社講罷，請問一班鄉下人能够比開鋪子的人更精明嗎？」

貝舅母接着道，「我們有一天種地，我們絕不需要合作社。甘莉，現在你告訴我，你星期日常去教堂禮拜嗎？咳，你有時去嗎？你應該每星期去！倘然你到我這般年紀，就可以明白不論是怎樣漂亮的人，終究比不上上帝的智慧，那時候你一定要歡迎牧師的講道！」

他們聽見甘莉許多的思想，就好像聽說山海經似的，惠舅說，「她這些理論是從那裏來的？」貝舅母接腔道，「你想有許多人抱着同她一般的思想嗎？倘然果真這樣那真才算糟糕了，」從她的聲調裏，顯出她確認沒有這回事，「我真不明白將來的世界要到那一種地步？」

多少地忍耐着，甘莉期待他們有宣布離開的一日。三星期以後，惠舅講，「

我們很喜歡歌佛原，想在這裏住長了，我們把製乳場和田地脫手以後，本沒有打定將來的主意，我曾經和仁森談起，想把他的雜貨舖盤下來，暫時當個掌櫃。」他果然這樣幹。

甘莉急得跳了起來，耿尼柯安慰她道，「我們又不曾時常同他們見面，他們自己會賃房子住的。」

她決意擺下嚴冷的面孔，叫他們不樂意常來，可是沒有這份本事，他們雖然自己賃了一所房子，但是不斷的來串門，他們親熱地講，「恐怕你冷靜，所以今天晚上特地來陪陪你，」結果她常發現，是他們自己嫌冷靜。但是她體諒他們的心腸，常被他們翻來覆去的批評，質問，和勸告給打消了。

不久他們就和一班聲氣相投的人們，厮混得很熟，像道森，皮爾森牧師，和白寡婦；而且晚上時常領着他們串門。貝舅母，領來的一班老太們，常滔滔不絕的給甘莉許多勸告，貝舅母請白嬌常去瞧甘莉，她講，現在一班年青的太太們，

都不懂得當家。

白嬌很願意充當一位準舅母。

甘莉正在計劃用一種自衛手段，應付他們的時候，她的婆母來了，想和她的兄弟聚聚，她一共住下了兩個月，甘莉對於婆母的感情很不錯，所以沒法實現她心裏想好的計劃。

她感覺到落在陷阱裏似的。

她成功一名俘虜，她是貝舅母的外甥媳，而且不久要做母親了，人家期待她永遠談着嬰兒，烹飪，刺綉，洋薯的價，和男人們飲食嗜好，末了，她也幾於自己這般的期待了。

她忽然發現婦女俱樂部可以做一個護身符，她可以得着她們的同情，在背後諷笑白寡婦，她覺得汪妮姐瑣屑的談話，非但不粗俗，並且饒有趣味，有很可注意的分析。

在黑兒出世之前，她的生活已經改變，她時常盼望有牌會，可以和汪妮姐，達雅的太太一班人談談心裏的氣悶。

她成功這鎮市的一部，她已經被它的哲學和派別所支配。

三

對於年長女人們的聒噪，她漸漸不理會了，她的結論以爲撫養孩子和應付政治問題一般，應該具有理智，比較宣傳口號，要高出一層，她最喜歡對耿尼柯，秀紋和瓊斯丹談到關於黑兒的話，當耿尼柯坐在她身旁逗孩子的時候，她覺得異常高興，瓊斯丹對黑兒，像和大人講話一般，「黑兒，倘然我做你的話，我定然不和一般女太太們廝混。來呀，加入我們的工會，一同罷工，叫他們給袴你穿。」

耿尼柯拿做父親的資格，發起在歌佛原舉行第一次的嬰兒幸福週。甘莉幫助他秤小孩們的體重，查看他們的咽喉，她並且替做母親的開列嬰孩適宜的食品方單。

歌佛原的一些貴族，甚至競爭很烈的各位大夫的太太們，全都參加，在這幾天當中，很能表現一些社會服務的精神。但是因爲第一獎被碧和瓊斯丹養的嬰兒得着，沒有頒給有門第的人家，所以又引起了一些波瀾，許多女人們，斜睨着小阿拉夫的藍眼，蜜色的頭髮，和寬闊的背膊，講道，「耿太太，也許這個小瑞典，像你家大夫所說的那般康健，但是讓我告訴你，我不願意想到這小孩的將來，他娘是一個婢女，他爸爸是一個不信宗教的社會黨！」

她心裏很憤怒，但是一般的反對很有力量，貝舅母時常學給她聽，外邊一般的議論，使她覺得很窘。甚至她不好意思讓黑兒和阿拉夫一同頑耍。她雖然自己恨自己，但是時常希望沒有人看見她到瓊斯丹家去。當她看見碧對待兩個孩子存着一般的心腸，瓊斯丹眯着眼對兩個孩子看着，她更恨她自己，和社會人們的殘刻。

瓊斯丹已經積下些錢，脫離了葉爾德的工廠，自己在住家附近一塊空地上，

蓋了一個牛奶棚。他對於他的三頭母牛，和六十隻雞，異常得意，時常夜半起身，喂食給牠們吃。

「一轉眼我要成功一個有錢的農人！我告訴你，小阿拉夫將來一定要和海篤克家的孩子，一同到東方去進大學。嗯——現在有好許多人對我和碧都招呼了。白嬌有一天來串門！她是——我很喜歡這位老太太。王頭更是常來。啊，我們現在之交遊是很廣咧！」

四

在甘甫的眼光裏，以爲歌佛原沒有什麼變動，但是在這三年當中，人事是時常的變遷。草原的人們，不斷的向西遷徙。一則因爲他們的祖先具有移殖的根性——再則或許因爲他們感覺現前的環境，缺少可以表現冒險精神的地方，所以想換換空氣。這市鎮的表面，依然如舊，但是居民的面孔，時常在變更，好像學校裏新舊生徒的遞嬗。譬如歌佛原的鐘表商不爲什麼顯著理由，突然把鋪子兌了出

去，搬到阿爾伯達或是西北的華盛頓州，在那裏重理舊業，其實他的鋪子，和他居住的市鎮，比較以前並沒多少分別。除去有專門職業的人或是富戶以外。一般居民對於住宅或職業，很少有恒久的性質。一個人可以輪流的當農夫，雜貨商，警察，汽車夫，菜館的掌櫃，郵政職員，保險跑合，最後仍然回到他的舊行當，但是因爲他每次改行，缺乏經驗，所以社會上也多少受到損失。

雜貨商仁森遷徙到南達柯大州，屠戶達爾遷徙到亞達荷。道森夫婦把他們所有一萬畝田地。化成一本小小的支票簿，帶了它，搬到巴沙底那，在那風日晴和的南方，度他們逍遙的生活。達沙威把傢具和殯葬的生理出讓，遷徙到綠杉磯。據「公言報」上的記載，說他在地產公司做事，得到很好的位置，他的太太在那裏社交界上，也很活動，和在歌佛原一般。

麗姐姑娘嫁給了谷大夫，她和汪妮姐都是屬於喜歡熱鬧的年青婦女一派。汪妮姐的境遇比較從前更好。海篤克的父親已經故世了，他當了時裝公司的大老板

，所以汪妮姐越發趾高氣揚。她製備了新式的晚禮服，在婦女會集會的時候，坦露着兩肩。她時常講要搬到明尼市去居住。

她爲了要和新嫁的麗姐爭競，所以很巴結甘莉，她帶着笑向甘莉講，「有人說麗姐天真爛漫，但是我以爲她比人家新嫁娘多了許多心竅——再說谷大夫，更遠不及你家的大夫啊。」

甘莉本人很情願像仁森一班人，遷徙到另一所大街上去，這一種環境的變更，至少從形式上，似乎可以得到一種冒險精神。她歎動耿尼柯講，在蒙丹那或是奧瑞貢行醫，有更好的希望，她知道他對於歌佛原是很滿足的，但是因爲抱着想離開的心思，所以她時常向鐵路上的人打聽消息，或者用手指檢閱地圖上的方向。

但是在外表上，人們却看不出她的不滿。她並不是大街的一個畸形叛徒。

一般住久的公民，相信叛徒是一種在嘴上時常抱怨的人們。在實際上，甘莉